

名家经典散文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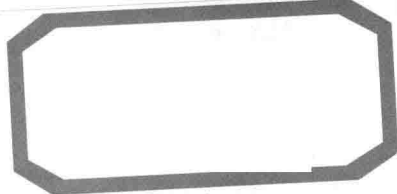
沉默的大多数



(俄罗斯) 列夫·托尔斯泰 著 万 金 译

Leo Tolstoy





名家经典散文丛书

沉默的大多数

(俄罗斯)列夫·托尔斯泰 著

万金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默的大多数 / (俄罗斯) 列夫·托尔斯泰著; 万金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4
(名家经典散文丛书)
ISBN 978-7-5594-0654-5

I. ①沉… II. ①列… ②万… III. ①散文集 - 俄罗斯 - 近代 IV. ①I5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6394 号

书 名 沉默的大多数

著 者 (俄罗斯) 列夫·托尔斯泰

译 者 万 金

责任编辑 黄孝阳 王 青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654-5

定 价 42.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我们的教育究竟怎么了？	1
我无法沉默	14
论生命	27
帮助穷人	54
论科学与艺术的重要性	77
讽喻三则	124
肉刑是可耻的！	133
致女性	138
谁该向谁学习写作	144
论劳动与享乐	168
致印度人	176
地狱毁了又重建	188
该醒悟了！	205
致中国人	219
致年轻人的一封信	227
村中三日	235
论莎士比亚戏剧	257

我们的教育究竟怎么了？

大众教育对我来说是无法理解的，虽然我也知道人们需要教育，每个人都渴望接受教育。高等知识分子总是竭力传播他们知道的知识，教育知识浅薄的百姓。有人设想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恰好可以需求互补，但是事实恰相反，大众对以社会和政府为代表的高等知识人群所施予的教育是抵触的。古印度、古埃及、古希腊甚至是古罗马几乎就没有设立过学校，当然也就不存在对学校的评价。对我们这些从路德时期就宣扬教育的重要性的欧洲人来说，这个现象显得有点不可思议。

德国是最早设立学校的国家。腓特烈大帝曾安排优秀的退伍兵做老师，德国也曾施行二百年的教育条例。德国政府按最新的文化改革教育，培养教师，在全国推行义务教育。然而，尽管德国教育已经历了二百年的发展，尽管德国群众表面上也遵从义务教育的安排，德国仍没有克服群众对学校的抵触。德国政府可以通过数据分析，骄傲地宣扬自己的教育，但是德国的群众对学校却多有怨恨。

法国教育虽然经国王倡议，由督政府负责（后来又交给了神职人员），却和德国教育一样效果惨淡，甚至还不如德国，这是教育历史学家从官方记录中得到的结果。严肃的政客甚至要



在法国推行义务教育，并以此当做赢得民众支持的唯一方式。

在自由的英国，推行这个法令曾经是并且以后也会是不可思议的，政府施展各种方式与群众的抵触心理抗争。学校部分是由政府、部分是由私募集团开办的。英国宗教慈善教育机构的极力宣传和各项动员活动更是证明了教育者遇到了极大的抵触。

就连新兴国家美国也没能避免类似的问题，不得不半强制地让群众接受教育。而在我们国家，情况就更糟了，百姓们对学校更抵触。在我们国家，高等知识分子希望推广德国的义务教育制度。在我们国家，所有学校包括教育知识分子的学校，都打着教育能使人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旗号。

各国的孩子都必须入学，而父母或被法律要求，或被欺骗，或被利诱将孩子送进学校。为什么会这样呢？每个人都需要教育，人们渴望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就像他们不由自主地需要氧气呼吸一样，而政府和社会也是有教育民众的需要的。问题是，尽管义务教育被推行了，可是免不了民众对政府怀有抱怨。就像每一个矛盾都需要解决一样，教育矛盾也需要解决。到底哪一个合乎情理的：是群众的抵抗还是教育的推行？是该安抚抵抗，还是该改变义务教育？

让我们以史为鉴。过去，教育问题都是从国家和高等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解决的；过去，群众的抵抗被当做是无理的，是人性邪恶的表现，因此国家没有改变法令，也没有改变教育体制，而是用暴力或蛊惑消解群众的抵触。可以肯定的是，高等知识分子有理由说，他们推行的教育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特定的人群是有用的。



为什么呢？当今的教育体制通过什么来决定该教什么，不该教什么呢？

从古至今，人们一直在努力找出答案，在我们这个时代，找出答案尤为必要。从未离开北京的清朝官吏被要求牢记孔子的《论语》，孩子也在先生的戒尺下背诵《论语》。也许中世纪的人们也是这样的。但是在现代，我们凭什么坚信我们的知识永恒正确，可以用来教育大众呢？

让我们以路德时期的中世纪学校为例。只有中世纪的人们才能确定自己所获得的知识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他们很容易就认定希腊语是授课的唯一语言，因为亚里士多德就是用希腊语写作的，几百年来从没人怀疑过亚里士多德。修道士如何宣扬圣经经典？对路德来说，要求大家学习希伯来语很正常，因为上帝的真谛就是用希伯来语书写的。当然，只要人类还保有批判精神，学校就有特定用处，大众牢记上帝和亚里士多德宣扬的真理，感受维吉尔和西塞罗作品的诗意美，这些都是正常的。几百年间都没人创作出更真的真理和更美的诗意。

但是，当代学校的用处是什么呢？学校一方面保持着几百年前的教育理念，一方面又在灌输新的思想；它教育人们灵魂不死的真谛的同时，又说人类和青蛙一样都有神经；它给世人讲了约书亚的离奇身世，又教育人们太阳不是围着地球转的；它给人们分析了维吉尔诗歌的美，同时又发现刚在小摊上买的大仲马的作品更具吸引力；教师们既不相信真理的存在，认为存在即合理，同时又认为一切变革都是好的，倒退绝对是错误的。



了解了这些，让我们再来看看中世纪的学校是如何进行教育的，让我们来对比一下它和今天的教育都有哪些差别。对中世纪的学校来说，要确定哪些该教、哪些该先教、哪些该后教以及以何种方式教都不难，只要教学法围绕着《圣经》、圣·奥古斯丁的著作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展开即可。

但是现在，面对数量繁杂的教学方法，面对百年来出现的大量科学和亚科学，我们该选择哪一个方法、哪一种学科来教学呢？更难的是，我们该怎样做出合理的教学安排？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这些学科？问问今天的教师，为什么要教这些，不教那些，为什么先教这些，后教那些。如果老师明白你的问题，他就会说，因为他知道上帝的真谛，他有责任教授年轻人永恒的真理。但是，若问他为什么要教授与神学无关的课程，他就答不上来了。还有的老师可能会回答说，设立学校是以费希特、康德和黑格尔树立的理性思维为基础的。另外，有的老师可能会这样答复：教育一直是法定的，学校推行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除此之外，有的老师可能会把前面几个答案综合一下，然后答复说：这样的教育之所以要法定推行，是因为宗教、哲学和经验都是这样推行的，存在即是合理。这些理由在我看来可以总结为四种：宗教的、哲学的、经验的和历史的。

以宗教为基础的教育，其目的是揭示圣灵的存在。毫无疑问，强制推行这种教育是合法的，因为没人怀疑圣灵的真实性。甚至现在还有传教士在非洲和中国传播宗教教育，天主教、希伯来语、穆罕默德等等就是这样深入人心，为天下所知的。可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宗教教育只占教育的一小部分，从宗教



角度并不能解释学校为什么要强制青年人接受教育。

哲学能为我们提供答案吗？哲学和宗教一样可以作为学校设立的基础吗？相应的学科该如何设置呢，这些学科都有谁解说过，怎么解说的，什么时候解说的，对此我们一无所知。所有的哲学家都去探寻善恶分明的法则。发现了这些法则之后，他们开始向大众传授，与此同时，他们仍然强迫群众去学习他们规定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却是断章取义的，他们的分析逻辑是以偏概全的。每个思想家的哲学思想都是受限于时代的善恶观念的，因此以良知为基础设立教育是非常肤浅的，良知已经浓缩在每代人心中了。

所有的教育哲学都是以培养有道德的人为目标。不过，道德的概念要么是一成不变的，要么是无限发展的。不论理论如何宣扬，道德的荣兴都不是由教育决定的。道德高尚的中国人、希腊人、罗马人或是法国人，既可以说是高尚的，也可以说不是绝对高尚的。

教育哲学的理论解决了如何依据特定的道德理论培养人才的问题。柏拉图没有怀疑道德的真实，并以德治学，以学治国。施莱尔马赫说过，道德不是完备的学科，因此教育还需要以培养能立足社会、放眼未来的人才为目标。施莱尔马赫还说过，教育的目的，总的来说就是为国家、宗教、科学和公众生活培养人才。道德尽管不是完备的科学，至少回答了这四种人才应该是怎样的。

和柏拉图一样，所有的哲学教育家都把道德当做教育的目标。有人认为这个道德应该是众所周知的，还有人认为道德是人类永恒发展的良知。但是，没有一个人的理论正面回答了该



教授大众什么以及如何教授的问题。有人说该这样，有人说该那样，我们不断探索，却发现答案层出不穷。一个答案出现了，紧跟着又会出现许多反对的理论。神学理论和学术理论的斗争，学术和古典的矛盾，古典和现实的冲突，各种理论一应俱全，相互之间没有妥协，也无人能分辨真实与虚假。

如果你顺着教学哲学的发展史看，你会发现，教育标准其实并不存在，存在的是一个无形中影响所有教学法的普世概念。这个概念清楚地表明不存在任何教育标准。所有思想家，从柏拉图到康德，都受这个概念——学校即将从历史的沉重枷锁中解放出来——的影响。他们一厢情愿地猜想人类的需要，并以这些多多少少神圣化的需要为基础设立学校。

路德希望人们能够直接研读《圣经》，而不是从圣父那里得到教导。培根希望大家能通过亲身观察自然来学习自然，而不是从亚里士多德的书中了解自然。罗素想让大家在生活中领悟生命，而不是从既有的实验中了解。历史哲学的每一步前进都逐步将年轻一代从过去已有的科学中解放出来，按新一代的历史需求教授他们。这个普世却又自相矛盾的观念贯穿了教育学的整个历史。说它是普世的，是因为所有人都需要量度教育的自由权力；说它是自相矛盾的，是因为每个人都按自己的理论来描绘教育法则，实际上却是在践踏自由。

那么，过去和现在的学校有什么经验呢？这些经验能证明法定教育是合理的吗？我们不知道是否存在更合理的方法，因为学校还不够自由。这是正确的，高等教育（大学和公共课堂）可能带来自由的风气，但是这只是一个未实现的假设。初级教育仍须是法定的，经验向我们证明了义务教育是合理的。



让我们抛开德国教育的数据表，来看看学校对公众的影响。

现实展现给我们的是做父亲的一方面违心地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学校去，另一方面却又诅咒现行的教育制度，指责它剥夺了自己孩子的劳动权。父亲们都掰着指数日子，等待儿子快快“放学”回来（“放学”这个词清楚地表明了大家对学校的看法）。

其实，孩子们和自己的父母一样，也是不喜欢现行的教育制度的。他们觉得自己并没有从年长的同学那里获得有用的信息，也没有获得足够的学习兴趣。在孩子们看来，学校就是折磨人的地方。在这里，自己被剥夺了自由活动的权力，甚至连自由活动的需求都不能表达；在这里，安静和乖顺是主要前提；在这里，去厕所先得请示；在这里，做错了事就要接受体罚，有时还会被留级（对小孩子来说，这是一种更残酷的惩罚）。

学校给孩子们留下的印象就是这是一个教一些没人理解的知识的方 方，一个不能讲自家方言、必须学习外语的地方。一方面，老师把孩子们当做自己的天敌，当做不爱学习、需要教育的小恶魔；另一方面，学生又把老师当做恶意强迫他们学习的恶魔。在这个鬼地方，孩子们每天要忍受六个小时的煎熬，而且一忍就是六年。

现实如何呢？在德国，百分之九十的受教育民众从学校学到了阅读和书写的机械知识，他们自打接触了这些知识以后，就再也不想翻开书本了。

如果你不相信这个事实，可以亲自去读一读他们曾读过的那些书。这些人在毕业后，是连年鉴和小报都很少去读的。通



俗文学在学校里消失了，所有人都要接受相同的教育，这正是教育的悲哀，正是教育的荒谬所在。

这样的教育不仅让民众生厌，更可怕的是，它花了六年时间教给他们的竟是虚伪和欺骗，它甚至把一些混乱的观念当做教育的基础。我在法国、德国和瑞士旅游的时候，曾对当地学校教育的效果进行过调查。我分别对接受初等教育的人和没接受过任何教育的人提出了下面这些问题：普鲁士和巴伐利亚的首都分别在哪儿？雅各布有几个小孩？你对雅各布了解多少？在学校，他们能滔滔不绝地背出书本的内容，可是，在课后，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们就回答不上来了。如果不是靠死记硬背，他们几乎连一道都答不上来。我发现，数学问题似乎没有明确的规律，他们有的回答得很好，有的则回答得很差。后来，我又让他们就上周末做的事写一篇作文。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所有的孩子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说，他们上周末在祷告。从这次调查中，我深深地感到，当前的学校教育对孩子们产生了多么消极的影响！

当我问成年人，为什么他们毕业后都不再学习、不再读书时，他们都毫不例外回答说，他们已掌握了必要的基础知识（有学位证为证），自己也早已过了学习的年龄。

除了这个骇人的影响之外（针对这个骇人的影响，德国人还制造了“无知”这个词，这个词正表现了智力的扭曲），当代学校教育还有一个贻害，那就是它剥夺了孩子成长所必需的、自然的成长环境。

常常有人说，粗俗的父母，繁重的农活，粗野的乡村游戏，这些都是学校教育的大敌。在教育家的眼里，这些家庭环



境妨碍了学校教育，但是在我看来，家庭环境恰恰应该是所有教育的基础，它非但不会对学校教育形成阻碍，反而会成为教育最主要的推动力。不借助家庭环境的影响，小孩就永远学不会字母、数字，更学不会如何表达思想。再糟糕的家庭环境也能教给孩子许多知识和观念，说它会妨碍孩子读书识字，这简直是痴人说梦，杞人忧天。要证明家庭对教育的积极影响，只要将从未受过教育的农民儿子与受过五年学校教育的绅士的儿子进行比较就可以了。经过对比，你会惊讶地发现，那个未受过学校教育的农民儿子总是显得更灵活，知识似乎也更渊博。

孩子的求知欲也是家庭环境造就的。与此同时，那些学校回答不上来的难题，一放到家庭环境里，往往就能得到解决。教育应该能回答生活提出的所有问题，而学校不仅没有提出问题，更没有给出解答。学校总是回答同一类问题：世界是由什么组成的？谁是第一个诞生的人？两千年前是什么样子的？地球的形状是怎样的？一百乘以一千是多少？人死后去哪儿？等等。这类问题其实早在几百年前就被我们的老祖宗解决了，现在竟然还拿出来，教育者完全没有顾及孩子们的兴趣和智力发展规律。一个孩子如果在现实中发现了一个问题，有了疑问，他是绝不可能从学校那里得到解释的。按照学校的规定，学生没有发问的权力，要发言必须先要得到老师的许可，如此一来，孩子们就只能继续茫然、迷惑了。公立学校自建立以来，就一直按照标准的、权威的方法去教育大众。由于权威和标准是唯一的，所以所有的学校看起来就跟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没有老师？可以成批成批地培训啊！老师不够？很简单，让一个老师教五百个学生不就解决了吗！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教育走



上了机械化道路。按这样的想法建设起来的学校，简直就是十个萝卜一个坑！

建立学校不是为了方便孩子学习，而是为了能让老师安稳教学，这样的学校要它有什么用！说话、嬉戏、好动本该是孩子们学习时的正常表现，却因为妨碍了老师教学而被禁止，学校于是成了监狱。

为了办好教育，有必要先琢磨一下什么才是好教育。好的教育本应该给学生足够的自由，而反观现实，哪个学校能提供这样的自由！学校随心所欲地教授学生，教学效果不好时，他们不反思自己的教学方式，反而怪罪孩子天性愚钝。这样的办学方式只能催生出“机械化教育”。在“机械化教育”面前，所有教学问题都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不管哪位老师，哪个学生，都能运用这个教学法。

在我们周围，常常会见到这样两类孩子：一类调皮、好奇，眼中、嘴角常挂着微笑，他们总是不停地问这问那，并强烈地希望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另一类孩子就全然不同了，他们一脸的倦容，心中常常充满恐惧，嘴里不时念叨一些奇怪的字眼，整个人就好比一只缩在壳里的蜗牛。比较这两个孩子，你很容易就知道哪一个成长地更好。

有一种奇怪的素质，我称之为学业素质。这种素质可谓深入人心，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加倍推崇它。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助长怯懦、压抑记忆和想象的教育内容都被保留下来，成了学业素质的一部分，而所有高等素质如想象力、创造力和发明力都被拼音、数数、识字这些类动物性的能力取代了，连音图互换这种简单的想象活动都成为了不可能。



在这种糟糕的教育制度下，那些没能养成类动物性能力的学生就成了学校的“害群之马”。当孩子完全被半动物化的时候，他就失去了独立性和独创性。当一个孩子开始撒谎、发呆时，他就不再是“害群之马”了，因为他完全养成了类动物的素质，老师开始满意他的表现。结果毫无悬念：最无趣的孩子成了最好的学生，而最聪慧的孩子则成了最差的学生。对我来说，这个事实足以让大家反思，它再一次验证了义务教育的错误。

当代教育不仅剥夺了孩子从学校外得到教育的机会，而且还摧残了孩子们的身体，而这种摧残又因为学校教育的枯燥而越发严重。对农民而言，劳动本身、田间万物、老人的唠叨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对艺术家以及城市中的居民来说，同样是如此。农民身处乡野，城里人身处城市，这绝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出于有意的安排。不管是农民还是城里人，他们四周的环境都能让他们受益匪浅，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才能更好地生活与成长。然而，当代学校教育的重中之重竟是将孩子从自然环境中剥离！

这种危害不仅加于小学生、中学生，而且还波及了学龄前儿童。德国、英国和法国都已设立了幼儿园，这些幼儿园都竭力想把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从其妈妈的庇护中夺走。按照这种形势发展下去，蒸汽机代替奶妈的时代也就为时不远了。

大家都认为学校还不够成熟（我个人认为学校不仅不成熟，甚至是有害的）；大家都认为学校需要改进；大家都承认学校教育应该以学生为中心；大家都相信，这些以学生为中心的改变只有通过研究孩子们的需求才能切实可行。



那么，这个复杂而艰巨的研究进行地怎么样了呢？几百年来，每个学校都是以另一个学校为模板运作的，学校间相互模仿。这些学校设立的前提就是专制——学生不准说话，不准提问，不准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所有这些制度都让老师免去了按学生需求来安排课程的烦恼。

这样的教育制度是不可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的。多年以来，学校只一味地将古老的知识灌输给孩子们，而对孩子们提出的问题却丝毫不感兴趣。这样的学校居然存在了这么久，真是难以置信。在我看来，学校在完成教育的同时，还要去研究新一代的年轻人，这些研究必然会进一步推动教育的发展。只有当学校以这种研究为中心的时候，只有当学校把自己当做实验室的时候，学校的改良才会实现，教育的进步才能成为可能。

孩子们之所以要接受教育，是因为好的教育可以让他们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为了使孩子们更好地成长、发展，我们的教育也要与时俱进，反思前行。

人文关怀是历史的主流，而当代教育最缺乏的就是人文关怀。大众已意识到了这一点，学校的设置应该避免这些缺陷。

如今，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在飞速发展，而唯独学校停滞不前，甚至在倒退。事实上，令人痛心的是，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都在下降。

学校是一个国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有学校发展好了，一个国家的其他方面才能发展好。要想办好学校，就不能不考虑各个时代的特定需求。俄国大草原上的乡村学校能满足当地学生的所有需求，但对巴黎人来说却未必是好学校。十七世纪



最优秀的学校，若是放到当代，十有八九会找不到知音。我们总是说中世纪的学校是最好的学校，原因就在于那时的学校是紧贴时代需求的，是能提升大众素质的，而我们的学校却远落后于大众素质水平。

